

清代皇帝一家人

天演贵胄

佟悦



辽宁大学出版社

序

王鍾翰

清官史之研究，乃清史研究中派生之一新分支。二三十年来，不啻异军突起，人才辈出，忽然而兴，蔚为大国。

70年代末，北京故宫博物院从事文博学的科研工作者群起进行探讨之，成立清代官史研究会，发表专题论文数十百篇，出版了《清代宫廷历史研究》系列丛书，全套不下十数种。80年代中，沈阳故宫博物院不少中青年同志急起直追，发表专题专著亦不下数十百篇，同时亦出版了《清代宫廷丛书》系列丛书第一辑，内为《清宫后妃》、《清宫皇子》、《清宫侍卫》、《清宫太监》等4种，1套4册。当时出版发行，两年内销售告罄。从而不难看出，关内外清官史研究系列丛书的正式问世，引起了社会广大读者和清史学界的瞩目与关怀，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顷者沈阳方面由支运亭、王佩环两同志主编的《清代皇帝一家人》即将续出，内为《圣朝天子》、《后宫佳丽》、《凤子龙孙》、《金枝玉叶》、《天潢贵胄》、《皇亲国戚》等6种，1套6册。大概言之，清代康乾盛世，远迈汉唐；天潢贵胄，兴衰各异；满蒙联姻，荣辱与共。深入浅出，引人入胜，雅俗共赏，洵不失为史家之一部别裁体史书。以视乾隆、嘉庆两朝敕纂的《国朝宫史》与《续编》以及民国初年唐邦治所著《清皇室四谱》之专详一代的宫殿规制、典章

礼仪两部官书和一部私人专著，全录条文，胪列世系，真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自然二者不可同日而语了。

支、王两同志不遗在远，来书嘱为之序。我虽不文，亦谊不容辞。回忆儿时所诵武侯之言：“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诸葛亮《前出师表》）一大段千叮万咛，叮咛刘后主（禅）的话，其中所谓“宫中”禁中，“府中”外朝也；“内外”即谓“官”与“府”也；宫中亲近，府中疏远。武侯出师上表所千万叮咛刘禅者，在此不在彼也。

我个人认为，孔明先生之苦口婆心告诫刘后主者，要在强调宫府一体，是非以明，不轻信内侍（太监、宦官）之私语，而应虚心听从逆耳之忠言，使内外不偏私，不致蹈东汉宦官窃权干政之覆车耳。后主刘禅昏庸，安于内廷宴乐，不听武侯之忠告，终以惑閼竖而丧国。唐、明二朝，不知振作，慑于妇人之言而迭酿阉祸。清则殷鉴不远，废十三衙门而创设内务府，委任包衣，以太监隶之。太监只司洒扫应对之事，如交结外朝，干政者斩。吴良辅、安得海，先后伏法，即其明证。太后临朝，清亦有之。清初孝庄文皇后（顺治生母）无临朝之名，而有听政之效。身历三朝，卒享天年。有功家国，名垂青史。清季慈禧太后临朝专政者四十年，倚李莲英辈为不可须臾离，李莲英权倾朝右。然慈禧一死，李莲英辈即俯首就缚，一举手而廓清之，卒不致蹈前朝之覆车者，以“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使宫中不得凌驾乎府上之故。仅就此点而言，满汉两民族之社会制度与传统文化大不一样，清又善于吸收汉文化而加以揉合改造，成为其“参汉酌金”之新制度的内务府，固不可漠视两种社会文化之有同有不同而混为一谈也。

今冬余暇，偶有所感，拉杂书之，以报支运亭、王佩环两同志之雅命，是为序。

1996年12月于北京中央民族大学

目 录

一、贵胄渊源

- 天降初祖 发祥长白 (1)
——族源神话与真实
明朝边将 建州都督 (8)
——皇族始祖孟特穆

二、“御弟”父子

- 佐兄创业 功成身败 (17)
——太祖胞弟舒尔哈齐
心蓄不平 再蹈覆辙 (27)
——二贝勒阿敏
恭谨效命 幸得善终 (36)
——三朝重臣济尔哈朗

三、武功勋王

- 开国定业 功荫子孙 (54)
——顺承郡王勒克德浑
世胄显贵 平叛建功 (59)
——康亲王杰书

四、文苑宗亲

- 多情王孙 诗苑红兰 (68)
 ——宗室诗人岳端
 雪芹挚友 红楼知音 (76)
 ——敦敏、敦诚兄弟
 盛世清流 诗酒癯仙 (88)
 ——乾隆皇侄永忠
 妙莲雅意 西林春风 (101)
 ——贝勒奕绘和女词人顾太清

五、天潢异流

- 皈依天主 举家致祸 (118)
 ——贝勒苏努及其儿子们
 失爵治史 惠及后人 (131)
 ——史学家昭梿
 笔写世态 俗曲传名 (143)
 ——子弟书作家奕廢

六、末世子孙

- 无能疆臣 卖国将军 (156)
 ——“翡翠将军”奕山
 荒唐主帅 世传恶名 (167)
 ——“琵琶将军”奕经
 政坛权贵 受戮宗臣 (180)
 ——咸丰朝权臣肃顺
 末世太子 绯绔仪型 (203)
 ——“大阿哥”溥儈

一、贵胄渊源

依照清朝官书记载，爱新觉罗是源自天神的皇帝家族，“天潢贵胄”正是其恰当称谓。如果透过神圣灵光笼罩，从历史真实中溯源寻根，人们就会发现，不仅皇族先祖们经历过许许多多世间曲折，就连“爱新觉罗”这个高贵姓氏，也是伴随着汗王的出现才来到人间。

天降初祖 发祥长白 ——族源神话与真实

爱新觉罗是清代皇族的姓氏，也是本书中所有人物共同隶属的氏族。在大清帝国二百多年历史上，它是一个政治、法律地位无与伦比的“神圣家族”，所有宗室成员都可以冠上“天潢贵胄”的美称，这耀眼的灵光是怎样罩在他们身上的呢？

族源传说

提起满族爱新觉罗氏，许多人都能绘声绘色地讲述一个奇异的神话。

故事是从中国东北的第一名山——长白山开始的。在其绵延千里的山脉东北部的布库里山下，有一处风光秀丽、碧水清澈的湖泊叫布尔瑚里泊。不知是在几百年前，一个阳光明媚、微风和煦的日子，有三位美丽仙女因喜欢这里的一潭碧波从天而降，

来湖里洗澡，大姐名恩古伦、二姐名正固伦，最活泼的小妹叫佛库伦。姐妹三人把衣服放在岸边，在湖水里自由自在地洗浴嬉闹。这时，天空中飞来一只毛色黑白相间的神鹊，把嘴里叼着的一只红色果实投到三仙女佛库伦衣服上。姐妹三人上岸穿衣时，佛库伦看到了又鲜又美的红果，便拾起来含在口中，谁知那果子竟自己滚入腹中。佛库伦开始并没有在意，但不多一会儿便觉得腹内沉重，竟不能再飞上天了。姐姐们告诉她，是那只红果使她怀了孕，并劝小妹不要着急，等生下孩子再回到天上去。

佛库伦告别了两位姐姐，独自在长白山中生活。不久她便生下了一个男婴，这孩子落地便会说话，转眼间就长得与十多岁孩子一般大。母亲把食果受孕经过告诉他，又说：“你姓爱新觉罗，名布库里雍顺，天神让你降生是为了平定女真各部族纷乱。”然后给了儿子一只桦树皮做成的小船，告诉他：“顺流而下，就是你应该去的地方。”说罢便告别他，飞回天上了。

布库里雍顺按照母亲指示的方向，划船来到有人烟的地方。登岸后，折了一些柳条编成椅子坐在上面。一个到河里挑水的当地人见他相貌非常、举止奇异，便跑回去告诉大家。这里是长白山鄂漠辉地方的鄂多里城，居住着三个女真氏族，为了取得统治权，长期纷争不息。听说有一个奇异的人来到这里，他们停止了争斗，一同去看个究竟。见布库里雍顺果然举止不凡，便询问他是谁，从哪里来，到这儿做什么。布库里雍顺把母亲临行时告诉他的话重述一遍，众人听了他的来历，都表示惊讶和敬重，于是请他到城里去，并说：“这样高贵的人不能让他徒步行走。”说着便由几个人手臂相交成为临时的“轿子”，请布库里雍顺坐在上面，抬回城中。从此三个氏族的人停止了纷争，共尊布库里雍顺为大首领，并为他娶了漂亮的妻子，定国号（族名）为满洲。

又经过若干年，布库里雍顺的后世子孙暴虐无德，激起部人反叛，攻破鄂多里城，将爱新觉罗全族的人都杀死，只有一个名叫凡察的男孩逃出，跑到一处旷野时，追兵已相距不远。惊惶失

措的凡察精疲力尽之时，恰好一只神鹊飞来落在他头上，远处追兵以为站在野地里的凡察是一棵枯树，不然不会有鸟落在上面，就往别处追去了。因为神鹊（乌鸦和喜鹊）对爱新觉罗的先祖有恩，所以清朝建国后皇帝下达命令，所有的满族人都不准伤害它们。

这便是关于爱新觉罗氏族起源的传说。它在满族民间流传很广，而且还有许多变异，以上所述是按照清朝官修开国史书记载的“正统”说法，其完整形态出现于清太宗皇太极时期。

传说虽然不是信史，但也并非毫无根据地凭空杜撰。这个故事也是如此。尽管它带有浓重的神话色彩，但其中涉及的一些人名、地名和情节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真实。主人公布库里雍顺，是由满语地名与汉语名词组合的人名，即“来自布库里的英雄”之意。一些专家经过考证认为，他就是清代尊为皇族始祖的“肇祖原皇帝”孟特穆（其事迹详见下篇）。布库里山下的布尔瑚里泊，即现在的镜泊湖。至于鄂漠辉地方的鄂多里城，或说在今吉林依兰县（清称三姓）牡丹江对岸马大屯，或说在今吉林敦东县的敦东城，或说在今朝鲜会宁的斡木河，因为这三个地方都有与鄂漠辉、鄂多里相同的地名，又都是努尔哈赤祖先曾经居住和迁移到过的地方。我们不必过于认真地一一考证传说故事中提到的地名方位、人物事件先后顺序，因为这些对于传说的记录者而言也已经是相当久远的事情。然而，却应该肯定它给后人留下的历史线索，即努尔哈赤所在建州女真部的先祖，是发祥于长白山及其东北的牡丹江地区，后来又北进至牡丹江口，再南迁至图们江一带，最后定居于辽东山区的。

姓氏由来

清代皇族姓爱新觉罗，这是众所周知的历史常识。但是，在1616年后金国建立以前，努尔哈赤及其祖先的姓氏是什么？“爱新觉罗”这个姓氏的采用始于何时，含义如何？恐怕就很少有人

能说得清楚了。

按照前述的传说，“爱新觉罗”这个姓氏得自三仙女佛库伦，第一个使用它的人是布库里雍顺，但这只是清初皇帝为表明自己氏族的高贵神圣，而编造的“得姓于天”的神话，并不能令人相信。根据朝鲜和明代史书记载，努尔哈赤祖先孟特穆的女真姓氏是“夹温”，这个姓氏在金朝也称“夹谷”，是女真人中的大姓。由于金代女真族的汉化，许多人在女真姓氏同时又有汉姓，夹谷氏相应的汉姓便是“全”。到了明代依然如此，所以史书中也称努尔哈赤的祖先姓“佟”或“童”。到了一百多年后建州女真崛起的年代，明、朝鲜的史书中仍把清太祖的姓名记为“佟(童)奴儿哈赤”，连努尔哈赤写给朝鲜的国书中，也自称“女真国建州卫管束夷人之主佟奴儿哈赤”。

当然，努尔哈赤家族仍保留着自己的女真姓氏，这就是从“夹温(夹谷)”音变而来的“觉罗”。按照清代官修史书对皇族姓氏的解释，“爱新”翻译成汉语是“金”，而“觉罗”则是一个不能意译，只能音译的女真姓氏。史书中记载，清开国初年五大臣之一扈尔汉，原姓佟佳氏，随父投归努尔哈赤后被收为义子“赐姓觉罗”。赐给义子的姓也就是自己的姓，说明当时努尔哈赤族姓就是“觉罗”。

那末，“爱新”又是在何时加到“觉罗”之前，而共同构成皇族姓氏的呢？在明代，东北地区女真部落都归属中央政府管辖。一些部落酋长因担任朝廷委任官职或出于政治上的其他需要，都以使用汉姓为时尚，曾任明建州左卫都督的努尔哈赤也是如此。况且其所用“佟”姓在辽东地区女真人和汉人中都有很大势力，冠此汉姓有利而无弊。1616年努尔哈赤创立后金地方政权后，特别是以“七大恨”公开举兵反明后，再使用这个汉姓已没有政治上的必要，恢复使用女真姓氏则成为新建立的女真(满族)政权汗王家族必须的条件。然而“觉罗”是满族人中跨部落、跨地区的大姓，有许多不同的支系，如伊尔根觉罗氏、舒舒觉罗氏、通颜

觉罗氏、阿哈觉罗氏、西林觉罗氏、嘉木瑚觉罗氏等等，都是以地名等置于“觉罗”之前，以示区别。对于“爱新觉罗”一词，过去有一些中外学者认为，“爱新”是金朝的“金”而“觉罗”是满语中“氏族”的意思，连起来讲就是“金朝的后裔”，并说努尔哈赤是要通过使用这个新姓氏，表示自己是金朝继承者。其实这种说法并不见得正确。因为在明代女真人中，许多氏族都是金朝女真后裔，更何况努尔哈赤家族并非金代皇族所姓的完颜氏，用“金代后裔”相标榜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正确的解释应该是：“爱新”的“金”并非指金朝，而是指努尔哈赤建立的后金国，把它加在原有姓氏之前，是表示这个氏族与伊尔根觉罗、西林觉罗等不同，并非以地域等为标志，而是以国号“金”（爱新）为姓氏标志的觉罗氏，简单地说“爱新觉罗”具有类似“国姓”之意，既然以国号冠在原有姓氏之前，这个新姓氏的产生就只能是在后金建国之后了。

采用这一新姓氏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将汗王（皇帝）血缘关系最密切的近支同族从同姓中分离出来，形成一个具有“高贵血统”的血缘集团。清代所有姓爱新觉罗的人，都是努尔哈赤曾祖福满六个儿子（即所谓“六祖”）的后裔，但从对一些史料的分析中可以得知，原本与努尔哈赤家族同一姓氏者并非只是这些人，因为福满的前几世并非独枝单传，也有后代繁衍，比如满族的觉尔察氏，原本就是与努尔哈赤家族同姓，只不过因为血缘关系较远，没有被纳入爱新觉罗氏族之中。

使用新姓氏以后，为了表明汗王（皇帝）对国家和民众的统治是“受命于天”，还要设法为它涂上一层神圣的色彩，到了清太宗皇太极时期，终于遇到了一个可以实现这一想法的机会。天聪九年（1634年）五月，后金派军队去收服黑龙江地方的东海女真（又称“野人女真”）虎尔哈部落。从那个部落归顺而来的一个名叫穆克西科的人，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我的祖父和父亲世居布库里山下布尔瑚里湖。在我们那里没有文字记载，相传有三位天女恩固伦、正固

伦、佛固伦，浴于布库里池，最小的佛固伦拾到神鹊送来的朱果含于口中，不意吞入腹中成孕，生布库里雍顺。

这个神话中涉及到的地方，恰好后金汗王的祖先曾经在那里生活过，于是便被几乎是原封不动地移植改编到爱新觉罗家族的名下，成为前面提到的那段优美神话，两年后，又写入新修成的《清太祖实录》中，流传给世世代代的后人。

皇族制度的建立

所谓皇族制度，简而言之就是有关皇族待遇、礼制、管理等方面的规定，它是随着清代皇权建立逐渐形成和完善的。

在清太祖努尔哈赤起兵之初，其同姓近亲氏族并非是以他为中心的统一集团。当时福满的六个儿子德世库、刘闻、索长阿、觉昌安（努尔哈赤祖父）、包朗阿、宝实的子孙各据一城，彼此不相统属。以家中所留十三副盔甲起兵为父亲、祖父报仇的努尔哈赤，只是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而他的仇敌尼堪外兰，则受到明朝地方官员的支持。所以“六祖子孙”中虽有一些人追随，但大部分人却是与努尔哈赤为敌的。在《清太祖实录》中，有许多这方面的记载，一些族人或共同盟誓要杀死他而归附尼堪外兰，或派人到其家行刺，或给他的敌人通风报信，或离间他的盟友，使尚处于创业时期的努尔哈赤遇到许多来自同姓叔、伯、兄、弟的阻力和危险，这也说明他当时还不具备将同姓氏族聚集于自己麾下的威望和实力，当然更谈不到建立什么皇族制度。

经过十余年征战，随着建州女真各部归于统一，努尔哈赤才稳固地树立起在其氏族中的绝对权威，原来持反对、观望态度的族人也纷纷归属于他，加上几个兄弟子侄都已长大成人，担当重任，一个具有向心力的宗族集团开始形成。大权由努尔哈赤执掌，其弟舒尔哈齐、长子褚英、次子代善也握有相当实力以为辅佐。八旗制度建立之后，努尔哈赤又把掌管各旗的权力分封给自

己子侄和孙辈，他自己既是家长、又是国主，宗亲贵族在统治集团中的核心地位更加突出。后金政权建立后，大贝勒、贝勒、台吉三级贵族爵位，都由汗王的子、侄、孙占据，一些远支亲族成员也在国家政权中担当重要职务，爱新觉罗皇族成为以汗王为中心的特殊血缘集团。

清太宗皇太极时期，积极吸收中原汉族封建文化，以加强皇权为宗旨，建立和健全了各项典章制度，皇族制度也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

设立这项制度，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需要。一是通过国家制度和法律的形式，确立皇族在政治、经济、法律等各方面优越于其他氏族的特殊权利和待遇；二是鉴于皇族人口的不断繁衍，需将其中与皇帝血缘关系亲疏不同的部分加以区别，并以此来划分他们在皇族以至国家中地位的尊卑。二者的原则是相同的，即用同皇帝的血缘关系为依据，“以亲疏别贵贱”。

清太宗崇德三年（1638年）八月，礼部根据皇帝旨意，颁布了后金建国以来第一个较为完备的皇族制度。主要内容有以下几项：

（1）努尔哈赤之父塔克世直系子孙（即努尔哈赤及其几个弟弟的后代）称为宗室，腰系金黄色带子为标志，后来人们也因此称这部分人为“黄带子”。按照规定，宗室可以视功劳大小，受封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镇国公、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九等爵位。

（2）宗室以外的“六祖子孙”，即塔克世叔伯兄弟后代，称为“觉罗”，腰系红带以为标志，后来称之为“红带子”。他们是皇帝的远支同族，不能享受封为宗室爵位的特权，有功者只能和异姓人一样获得牛录章京（后称“佐领”）至超品公各级官职。

（3）同时规定了宗室、觉罗相见礼仪、户口申报制度、书名唤名制度、立功晋升及犯罪降罚制度等。还正式确定了一项此前即已有过的特别规矩，即常人与皇族成员（宗室、觉罗）相斗，不得

漫骂其祖先和父母，因为他们的祖先也就是皇帝的祖先。

这些制度的建立，赋予皇帝近支同族宗室以法定的优厚特权，即可以获得他人所不可企及的贵族封爵，以及随之而来的服饰、仪仗、府第、田产、奴婢、俸饷、婚丧礼仪等各方面的高贵待遇。而觉罗虽然也是皇族成员，但因与当朝皇帝已无三代以内血缘关系，除系红带和不得署及祖先两项形式上的“特权”，以及在户口等方面纳入皇族管理体系外，几乎与异姓国人没有什么区别。这实际上是在以爱新觉罗新姓氏区别六祖子孙与其他同姓之后，又一次缩小皇帝亲贵皇族的范围。到了康熙、乾隆年间，由于人口的迅速增长，宗室中有许多人与当朝皇帝也是“五服”之外的同宗了，于是又作出规定，以康熙帝诸皇子的直系后裔称为“近支宗室”，其取名，依次以胤（允）、弘、永、绵、奕、载、溥为第一字，以区别于远支宗室，其用意，仍然是给予当朝皇帝最亲近的族人以更高的社会地位。

清朝入主中原，取得全国统治权后，由于环境和各方面条件的变化，皇族制度也有了相应发展，但上述基本内容始终没有更改，只是在管理制度、典章礼仪等一些方面做了相应的调整，使其更加细致和规范。比如宗室封爵中增加了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和奉恩将军三个等级；爵位的获得分为功封、恩封和袭封，继承分为世袭和降袭；建立管理皇族事务的宗人府和供皇族子弟读书的宗室、觉罗学堂等等。不论如何变化，都是为了有利于爱新觉罗皇族得以保持在大清帝国中“天潢贵胄”的高贵地位。

明朝边将 建州都督 ——皇族始祖孟特穆

在辽宁新宾满族自治县的苏子河畔、启运山下，坐落着一处

规模不大的清代皇家陵寝。这就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四位直系祖先之陵——永陵。四位祖先中辈份最高的是努尔哈赤六世祖孟特穆(也称猛哥帖木儿)，顺治初年追封为肇祖原皇帝，他便是清代皇帝和皇族奉祀的先世始祖。

寄身异域 归心朝廷

在清代官修史籍中，有关孟特穆事迹的记载十分简略，只说他是前面所说从鄂多里城逃出的幼童凡察之孙，自幼便很有谋略，长大后当上了都督，用计把杀害祖先的仇人的亲族40多人诱至今新宾赫图阿拉地方，将其中一半人杀死，留下另一半作人质，救回了自己的族人，以后便定居在赫图阿拉城(即现在所称之“老城”)。这里既没有提到孟特穆生活在哪个时代，也未记述他生平主要经历，对这位真实皇族始祖的介绍，还不如神话中的祖先布库里雍顺详细。幸好在明朝和朝鲜的一些史料中保留着许多有关详细记载，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位清代皇族直系远祖不平凡的一生。

孟特穆于明洪武三年(1370年)左右出生于今珲春河一带的奚关城。祖父凡察和父亲挥厚，都是元代女真斡朵里部万户长，其家族女真姓为“夹温”，汉姓为“童”或“佟”，所以明、朝鲜史书中常称他为“童猛哥帖木儿”。在他两岁时(洪武五年)，部落受到生活在绥芬河一带的兀狄哈人攻击，抵抗失败，为避难而迁移到朝鲜半岛图们江上游的阿木河地区。孟特穆就在这种避居异乡的环境中度过了自己童年时代。在他15岁时父亲去世，按照惯例由他继承了世袭的万户长职务，成为部落中地位显赫的少年酋长。

继承父位之后，他整顿部属，根据当地物产丰富的自然条件，发展农业和女真人擅长的狩猎、采集、捕鱼等业，使本部族逐渐兴盛起来。同时，又与居住在附近的女真胡里改部落首领阿哈出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关系。因阿哈出之女是明燕王朱棣(后来的

永乐皇帝)的妃子，孟特穆与阿哈出结成姻亲，自己也沾光成了“皇亲国戚”。明朝政府在稳定中原局势后，便着手加强对东北地区经营。永乐元年(1403年)，成祖朱棣即皇帝位后，下令对侨居朝鲜半岛的斡朵里等部女真人进行招抚，使他们通过入贡等形式加强同中央政府的联系。阿哈出因与明朝皇帝有亲属关系，首先接受招抚并前往北京朝贡。明政府设立建州卫军民指挥使司，任命他为指挥使。阿哈出又向朝廷推荐了同居一处的孟特穆，很受重视。因为孟特穆作为斡朵里万户长，握有很强的实力，在当地女真人中也是享有很高威望的领袖人物之一，若能归附中央政府管辖，对于东北地区东部边境的稳定有着重要意义。

永乐三年正月，明政府派高时罗为使臣，带着皇帝圣旨前往斡朵里部诏谕孟特穆，但因敕谕中只提到部落而并未具体点出他的名字和万户官职，致使孟特穆很不满意，认为这是对自己的轻视，所以没有明确表态。朝鲜方面得知这个消息，也极力对他加以拉拢，因为孟特穆自担任万户后，对朝鲜政府一直比较恭顺，洪武末年还曾到其都城贡献当地土特产。朝鲜方面担心他归附明朝后，会影响本国利益。

明朝第一次派人前往招抚未成，立即按孟特穆要求重新颁布谕旨，于同年三月再次派人带着赏赉物品前往斡朵里部宣诏，首先申明是皇帝敕谕万户猛哥帖木儿等，然后说：

以前阿哈出入京朝贡时，称赞你头脑聪敏，明辨是非。朕派使者前往诏谕，使臣回报说你愿意恭从中央政府的管辖，归心朝廷，朕听了非常赞赏。现再派千户官王教化等前往，赐给彩缎衣料等物，并希望你能亲自来北京，朕再给予与地位相称的封赏，并令你安抚当地女真军民，打猎放牧、安居乐业。你部下的其他头目如有能胜任官职者可以同来，如因事不能前来，可由你列出名单奏明，朕也将照例给予赏赐。

可见，明朝皇帝对孟特穆十分器重和信任，这次诏谕虽然使

他感到满意，但因宣谕使臣是由朝鲜官员陪同前来，孟特穆不愿因明确表示归附明朝而影响同朝鲜政府关系，所以在公开场合只是说：“我们二十多年来与朝鲜关系一直很协调，朝鲜与大明亲如兄弟，我们何必还要再接受大明招抚呢。”但暗地里却上疏永乐皇帝，表达愿意归顺之心，并于当年五月接受了明朝赏给的敕书和彩缎等物品，还积极筹备进京朝觐之事。

朝鲜方面在明朝使臣前往斡朵里部时，就已派官员暗中告诫孟特穆，劝他不要听信明朝使臣之言。后来发现孟特穆只是在表面上宣称顺从朝鲜，而实际上却归心明朝，并将入京朝贡，于是又设法从中阻挠。他们派人对永乐皇帝说：“孟特穆担心自己到北京入贡时，兀狄哈部会乘机袭掠他的部人，因此不愿前往。”然而永乐皇帝已经看出是朝鲜方面故意不让孟特穆入京，十分生气，明确谕示：“猛哥帖木儿是皇后亲戚，遣人招他入京是皇后的意思，骨肉相见是人伦之常，谁也不能阻拦！”又警告朝鲜使臣说：“猛哥帖木儿已有书信在我这里，并非不愿入京，你们不要再加以干涉！”这年九月，孟特穆决定入朝京师，顾及到与朝鲜方面关系，他派人向朝鲜官员解释说：“我如果现在不入朝，我的部众们就要归阿哈出管理了，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朝鲜官员听到这些话时，孟特穆已经踏上进京的旅途。

第二年三月孟特穆到达京师，永乐皇帝接见了他，并授予他建州卫指挥使之职，颁发印信；又赏赐他和妻子绸缎、金银、衣物等，从此，孟特穆实现了自己的夙愿，成为明朝中央政府管辖下的女真地方官员。

遭遇变乱 迁居国内

孟特穆就任建州卫指挥使后，对其居住地区及周边的女真部落产生了很大影响。不久，又有一些女真酋长接受明朝敕谕，还有很多原斡朵里部人及其他部落的人前来投顺，孟特穆很快便成为图门江地区声望卓著的女真领袖。

朝鲜虽对孟特穆接受明朝官职不满,但因他一直保持与朝鲜官方的和睦关系,时常以女真地区特产的优质兽皮、海东青(一种猎鹰)和良种马匹等进献朝鲜国王,并与邻近的朝鲜地方进行互市贸易,所以朝鲜方面对他也比较友好,经常给予嘉奖和赏赐。另一方面,孟特穆所部居住的阿木河地区处于朝鲜东北边境,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有这样一位既恭顺又有实力的女真首领率部居住,对防止和抵御兀狄哈部和海上倭寇袭掠,具有非常重要意义,连朝鲜国王也承认,孟特穆是“东北面之藩篱”,并对他授以官职,委以重任,视为边防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由于上述因素,在孟特穆就任明建州卫指挥使之初,与朝鲜依然保持着比较融洽的关系。

永乐八年,情况发生了急剧变化。明代初年,朝鲜曾在庆源(今庆兴)开设边境贸易,用耕牛、农具、布匹、纸张、食盐等生产和生活物资与女真人交换毛皮和马匹。永乐初年明设建州卫,招抚这一地区的女真人,朝鲜为表示抵制,关闭了庆源贸易市场,因而引起了兀狄哈等女真部落的不满,以至有入庆源界骚扰抢掠之事发生。后来庆源贸易重新开放,形势有所缓和,但并未彻底解决。至永乐八年,以居住在今黑龙江省宁安县一带的嫌真兀狄哈部为首的女真人攻占庆源府,使局势骤然恶化。

三月六日,朝鲜派赵涓为将,率兵前往庆源地区。因孟特穆所在的斡朵里部只有少数部众随同进攻庆源,而他本人根本没有参与其事,所以得知朝鲜官方发兵,他积极支持,并准备率部助战,共同打击经常掳掠这一地区的嫌真兀狄哈部。可是朝鲜方面却认为斡朵里部与兀狄哈部互相串通,把孟特穆的善意视为圈套而加以戒备。赵涓率军首先攻杀斡朵里的一部,杀死两名头领;又以路程较远为由不去进攻嫌真兀狄哈部,而对居住在庆源附近的毛怜卫女真人发动突然袭击,诱杀指挥把儿逊等首领,其部众数百惨遭杀戮,房屋被付之一炬,妇孺财物被抢掠一空。

赵涓杀良冒功、残害无辜的卑劣行径,使女真各部义愤填